

怪誕~一個歌德史詩

作者：GE Graven



第十二章



法國蘭斯 ~ 布拉西城堡 ~ 1348 年 6 月

六月的一個傍晚，夕陽西下，餘暉灑滿天空，層層疊疊的色彩如同燃燒的顏料般暈染著即將消逝的天空。布拉西臉貼著窗戶，凝視著阿爾塞樓上臥室的窗外，呼出的氣息凝結在玻璃上，在他濃密的鬍鬚旁形成一圈朦朧的光暈。房間裡悶熱難耐，一滴汗珠順著他的太陽穴滑落。儘管腿上佈滿了凹凸不平、顏色異常的疤痕，他依然能夠獨立站立，身體也十分健康。他身旁擺著一張木桌，桌上放著一瓶落滿灰塵的紙花，那是蕾妮在阿爾塞於克雷西的最後一場演出前幾天送給他的。花瓣已經破損不堪，顯然是飢餓的蛾留下的痕跡。

乾枯後堆積在窗台底部。

「他們就像一隊螞蟻。誰來埋葬他們呢？」布拉西喃喃自語，目光呆滯地望著遠方。在布拉西莊園入口處的主幹道上，瘟疫感染者絡繹不絕地湧上路邊。從布拉西高遠的視角望去，他看到他們就像一列無盡的幽靈般的昆蟲，緩緩地、持續地湧動著。

他們漸漸離開城市，消失在鄉間。無論老幼，無論貧富。可憐的人們，男人、女人和孩子。他們一起，像一座注定要被送上絞刑架的城市的最後腳步，緩緩地向前移動。在這場大規模的逃亡中，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徒步而行，攜帶著他們所能攜帶的少量物品。其他人則步履蹣跚，幾乎無法行走，如同行屍走肉。偶爾，滿載貨物的馬車會穿過向北漂移的人群，車輪險險地擦過路邊散落的已死數日的屍體。布拉西擦去窗玻璃上的霧氣。“哪裡有足夠的土地來埋葬一座城鎮，甚至是無數座城市？這瘟疫簡直是無法估量的瘋狂。”

阿爾塞從他肩頭喊他，布拉西聽出她語氣中越來越緊張。「如果他們靠近，別讓他們進來，弗朗索瓦。我們幫不了他們。告訴我…」

你休想！

「我已經鎖好門窗了，」布拉西平靜地回答，臉貼著玻璃。「我們現在很安全。」

片刻之後，阿爾塞斥責道：「我求你離開城堡！我們是我身處險境。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我會讓你說服我改變想法。可怕的事情即將發生。我感覺只有不祥之兆！」
布拉西拒絕回答；相反，他觀察著擁擠的道路。

「我們還有時間，弗朗索瓦！聽我說。馬廄後面有一條穿過樹林的雜草叢生的小路。雷內以前經常拉著他的馬車走過這條路。我們可以把馬車裝滿，然後套上你的馬。」

布拉西打斷了她的話。「太遲了，阿爾塞。」

「才不是呢！如果邁克爾因為你的固執而死，你能承受這樣的痛苦嗎？」
十字架？你能嗎，讓-弗朗索瓦·布拉西？

「他很安全，」布拉西說。「你也很安全。憑藉我們的信仰，我們一定會平安無事。」

阿爾薩嘆了口氣，咕噥道：「只有主允許才行；我祈禱他能允許。」

布拉西點了點頭。「他會的。」

「還有，弗朗索瓦，我不想你偷偷告訴邁克爾他要騎那匹桀驁不馴的馬。你應該聽我的勸告，留下另一匹馬。」

布拉西皺起眉頭，垂下肩膀。「我們非得再考慮一遍嗎？」

「我們必須！」她喊道。「我們必須這樣做，如果你要保守這麼多秘密的話。你難道不記得我是你哥哥熱情的妻子，是你侄子的慈母嗎？」

難道我沒有一直敞開我們簡陋的家門歡迎你嗎？難道我沒有在你需要幫助的時候照顧你嗎？我不是英國人，弗朗索瓦，我也沒有殺害你的兄弟！

布拉西猛地轉過身，雙眼紅腫。「為什麼要讓我如此痛苦？你到底想幹什麼？」

除此之外，你還希望我怎麼做？

“我要真相！”阿爾賽喊道，“求求你們了。”

「啊。」布拉西低下頭，輕笑了一聲。“只有實話嗎？”

「是的，我希望讓-弗朗索瓦能告訴我布拉西樞機主教一直瞞著我的真相。他能滿足我這個卑微的請求嗎？」

布拉西環顧房間，思索著她那看似簡單卻又幾乎不可能的要求，然而臥室裡沒有一件東西能吸引他的目光，讓他打消拒絕她的念頭。

他眼神充滿渴望。他咬著嘴唇，垂下肩膀，重重地嘆了口氣。“如果你堅持，那我就全都告訴你。”他背過身去，望著窗外，然後繼續說道：“當你了解真相之後，我希望你能夠原諒我，或許也能理解我最初沒有完全

坦白的理由。”

阿爾塞告誡他：“說實話，弗朗索瓦。”

布拉西照做了。「好。事情是從我在阿維尼翁紅城堡的房間裡說起的，當時我醒來發現有人來訪，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倚在窗台上，看著來來往往的行人，一邊坦白一切。他有幸見到雅克的靈魂。他艱難地進入偽經。他發現了教廷藏匿的門石。菲利普國王和教皇克萊門特，以及一項包含借貸的教皇計劃。伯恩上尉和沃尼格修道院長，以及他在加爾迪安修道院的艱苦生活。門石最終被打開。還有他所受的重傷以及他騎著伯恩上尉的馬從修道院死裡逃生的經歷。在布拉西講述整個回憶的過程中，阿爾塞始終沒有打斷他。最後，布拉西轉過身，說：“好了，你說完了，阿爾塞。”

阿爾塞顫抖著手指指向身旁的桌子。“那邊那些舊文件；你說的就是那些文件嗎？”

布拉西挪開身子，離開桌子，愧疚地點了點頭，承認道：“他們中的大多數；其他人則被風吹走了。”他轉過身，將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擁擠的人群上。

他嘆了口氣。“沒什麼好說的了，阿爾塞。請原諒我之前沒有告訴我。”布拉西咬緊牙關，身體僵硬，似乎在等待嚴厲的責備，然而，兩人之間卻只有死一般的寂靜。

最終，阿爾塞用更飽滿的熱情打破了這短暫的沉默。“我聽不到邁克爾的聲音！也許他在外面和他們在一起。弗朗索瓦！”

「別擔心，他正在休息，」布拉西安慰她說，「他現在很安全。」他繼續透過窗戶向外望去，目光微微轉向一棵古老的白楊樹，樹枝枝繁葉茂。

「太棒了，」她回答道，語氣輕鬆了許多，甚至還帶著一絲…幽默。「弗朗索瓦，他今天一整天都像個小精靈一樣，把我累壞了。他精力充沛，就像他父親一樣。他總有一天會贏得某個幸運女士的芳心，就像他父親一樣。」我。而那些被他的魅力迷惑的女人，真是可憐。」

布拉西哽咽了；一滴新的眼淚順著他的臉頰滑落，消失在鬍鬚裡。

「我們安全了，」他回答道，目光落在白楊樹下一塊小小的木製墓碑上，墓碑前堆著一小堆泥土。就在前一天，他才埋葬了那個男孩。

阿爾賽也坦白道：「我有件事要跟你說，而且我會直言不諱。趁你睡覺的時候，我去麵包店買了新鮮麵包。你最好餓著肚子，因為你的盤子都滿了。你或許會很高興地知道，你哥哥要來和我們一起吃晚飯。」她輕笑了一聲。「而且這次，他保證會在日落前到達。哦，聽！他現在就到。蕾妮！」阿爾賽深深地嘆了口氣。

「你得休息。我去拿些食物、水和乾淨的床單。」布拉西說著，翻身離開窗邊，目光落在阿爾賽身上。她癱倒在床邊，全身濕透。她纖細的手臂向上伸出，懸在半空中，彷彿在伸手去夠什麼看不見的人或物。

她的指尖是黑色的；她微笑的嘴唇乾裂黝黑；她呆滯的目光或許只是盯著天花板上的一道褶皺。

第二天，布拉西在老白楊樹下，在一堆堆新堆的泥土間辛勤勞作，一鏟一鏟地將泥土撒在阿爾賽的墳墓上，掩埋了他這位曾經顯赫的布拉西家族的最後一位親人。他用鐵鍬挖著土，用腳耙過斷裂的樹根，這時他發現一輛超載的馬車停在城堡正門前。布拉西用手遮住刺眼的陽光，仔細打量著這個不速之客。在一群面容憔悴的路人的映襯下，車夫依然停在路邊，彷彿一個毫不掩飾的偷窺者般注視著他。一條布條將他的頭完全包裹起來，只露出一個光禿禿的縫隙，那裡原本應該是一雙眼睛。他看起來就像一頂戴著寬邊帽的木乃伊。車夫披著一件長外套，坐在正午的陽光下。他面目猙獰，面無表情，若非在光天化日之下現身，布拉西或許會以為他就是死神本人，正坐在運屍車上。然而，這位外表怪異的旁觀者並未表現出進一步靠近的跡象，布拉西便打發他離開，轉而處理更為緊迫和重要的事務。

紅衣主教從樹根處取下一瓶陳年醋，將剛剛祝聖過的醋灑在阿爾賽的墳墓上，同時念誦著邁克爾天真無邪的禱文。

被認為是：其他的話。最後，他的話音剛落，布拉西便在附近屈膝行禮。他在墓地腳下，以臨別的问候結束了禱告：“願上帝在基督裡保佑你，阿爾塞·布拉西；蕾妮·布拉西的愛妻；邁克爾·布拉西的慈母。阿門。”他劃了個十字，默默地鞠了一躬，帶著敬畏和反思。就在這懸而未決的時刻；在鳥鳴聲的寂靜中；在夏日蟋蟀單調的嘶嘶聲中；在令人頭暈目眩的酷熱中；在他悲慘境遇的曙光中；在他意識到自己任何懇求寬恕的請求都將永遠無人理睬的痛苦中，布拉西哭了。他跪倒在地，跌坐在土堆上，一把一把地抓起泥土，捏成一團團，彷彿被某種力量驅使著。

神聖手段，更堅定地掌握當下或許有助於迫使阿爾薩伊退出。她的絕症。就在那裡，在那棵白楊樹下，在沾滿污穢的雙手和劇烈的抽泣聲之間，哭喊聲如潮水般湧來，浸透了泥土。也在那裡，在白楊樹下，布拉西沉溺於失望的滋味，任由空虛感吞噬自己，沉溺於對往事的狂熱追憶和悲傷之中。

「下午好，先生！」這突如其來的電話嚇了布拉西一跳，讓他猛然回過神來。他猛地跳起來，像個毫無防備的罪犯一樣轉過身，揉了揉眼睛，看到了迎面而來的車夫和搖晃的馬車。陌生人摘下帽子，解開頭巾，脫下長外套。他露出了真容，原來是一位面容憔悴、蓄著濃密鬍鬚的中年男子。他眼下明顯的黑眼圈顯示他是一位疲憊的旅人。車夫緩緩走近，揮手致意。“您好嗎？”

布拉西抬手示意他停下，「勒住你的馬！」他從樹下衝出來，側身走進空地。「不准再往前走！」車夫立刻停了下來，他的馬也隨著韁繩的拉扯而搖晃了幾下。布拉西指著城堡，朝他喊道：“這座莊園的主人統領著一支軍隊！立刻離開，否則就讓他殺了你！”

「我叫讓·拉巴圖，」車夫喊道，並自我介紹道，「我是馬賽一位頗有名望的商人。打擾莊園主人，恕我冒昧；然而，若蒙您恩準，我定會榮幸地覲見您。」他用袖子擦了擦額頭的汗。“我向您保證，我並無惡意，只是帶著我的祈禱和善意前來，相信在如今這動蕩的時期，他定會對此感激不盡。”

布拉西走近手推車，仔細打量他。“表明你的善意。”那人突然劇烈咳嗽起來，只是點了點頭，用手指著…

他走到白楊樹下，才勉強擠出一個沙啞的聲音：「你們準備的是新墳。」他艱難地吞了口唾沫，清了清嗓子。「這是聖地，對吧？」

「C'est ainsi 布拉西肯定地說。

“由神父正確地祝福過嗎？”

「C'était ainsi,」他再次確認。

那人抽了抽鼻子，仔細打量著周圍的土地，彷彿在尋找什麼對他而言意義非凡的東西。

「這片土地有多少是聖地呢？」他的目光再次落在那棵樹上，從最高的枝幹一直打量到樹根。

“夠了，你們到底想要什麼？”

“如果主人允許，我希望與他進行物物交換，用我所有的貨物換取簡單的服務。”

布拉西瞥了一眼城堡入口。“除了我，他誰也不跟說。把你的提議告訴我，我會立刻轉達。”

「是的，我願意——如果主人願意的話——」那人做了個鬼臉，搔了搔他那蓬亂的……他蓄著鬍鬚，琢磨著如何才能最好地表達自己的好意。「請轉告他，一位商人駕著滿載貨物的馬車到了，足夠他整個莊園用上好幾個季度。」他回頭看了看，掃了一眼貨物，然後像任何一個經驗豐富的商人那樣，開始清點貨物，這套說辭經過多年精明的交易早已爐火純青：「我有新鮮的穀物、乾果、鹹肉和甜食。我有燈油、香料、藥膏、布匹、皮革和藥品。我有充足的鹽和各種治療香料。我有炊具、瓷器，……」

「銀器和金器，足以配得上任何貴族府邸。此外，我還有一桶未開封的、全法國最好的葡萄酒。」他轉過身，直視著布拉西的眼睛，點了點頭，然後用手在他駿馬和馬車上比劃了一下，鄭重地說：「這匹駿馬和結實的馬車也是我交換的籌碼，如果主人願意的話。請轉告他，只要他答應我一個簡單的條件，我就會把這一切都給他。」

要求。」

即使衣衫襤褸，這位商人依然展現出一種令人驚豔的神態，足以吸引一位同樣老謀深算的紅衣主教的目光。布拉西仔細端詳著馬的腿、牙齒和眼睛，發現這是一匹年輕健壯的駿馬，皮毛潔白無瑕，在陽光的照射下泛著緋紅的光澤。他眯起眼睛，心中升起一絲疑慮。“那麼，他有什麼簡單的請求嗎？”

那人在車上挪了挪身子，清了清嗓子說：“瘟疫纏身，但我願以我所有的財產，換取一塊聖地，讓我能體面地安葬。”

布拉西後退了幾步，雙手交握在胸前，思索著這不尋常的舉動。

他瞥了一眼白楊樹的墳墓和那位病弱的商人，然後試圖拒絕這位飽受瘟疫折磨的陌生人的提議。“我不再相信”

那人插話道：「求求你們了！」他指著莊園後方，「我可以待在城堡外，在馬車裡，就在後面靠近樹林的地方。我不需要任何照顧。」他用布擦了擦脖子，繼續懇求道：“我的時間不多了；或許再給我一天，我就不會再成為你們的負擔了。我甚至不需要一塊石頭來標記我”

布拉西仔細檢查了商人的貨車，車上裝載著數量驚人的貨物，顯然經過了大幅改裝。車身上豎立著許多木板，用帶子固定在車廂四周，每塊木板上都裝有金屬扣件，繩子從扣件間穿過車廂內堆積如山的緊實貨物。他納悶這車輪怎麼能承受如此重的重量，注意到車輪的寬度也非比尋常。布拉西的目光落在一個迷你酒桶的頂端，那酒桶似乎從一捆粗麻布袋後面探出頭來。他深吸一口氣，回頭望去，越過城堡後方，越過一片茂密的雜草，望向更遠處的一片樹林，那裡是莊園的深色邊界。他轉過身，在明亮的光線下仔細端詳著商人的臉，感覺他的提議是真誠的。畢竟，死神似乎已經佔據了主導地位，在男人充滿焦慮的目光中，死神本身已完全綻放，成熟飽滿。布拉西認得這些跡象和印記——一種無法否認的命運、死亡和整體性晦暗的氣息，如同揮之不去的黑色光芒，詛咒著男人的存在。

紅衣主教回到老樹旁，示意他往前走。「把你的車開到樹林邊去。」他拿起鐵鍬，大步走向城堡後門，邊走邊喊道：「待在那兒，等我回來給你答复。」車夫照做了，撥開一片雜草，小心翼翼地駕著車穿過一片高高的棕色蘆葦叢，車輪碾過蘆葦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

布拉西走進城堡，徑直來到壁爐和廚房區域；他把鏟子靠在角落裡，然後關上了門。他站起身，擦了擦脖子後面的汗水，全然不顧那股揮之不去的嘔吐物和膽汁的惡臭。

他琢磨著該如何處置這位臨終的新客人——此人擁有的貨物足以讓他儲備過冬所需的一切。布拉西知道，瘟疫正肆虐附近的蘭斯城，這人馬車上運載的物資，或許比城裡所有店鋪加起來的還要多。然而，即便他深思熟慮，即便商人曾經許諾過一切，他仍然無法下定決心。

對他而言，那桶葡萄酒在他腦海中佔據了最重要的位置，就像一瓶誘人的靈丹妙藥，布拉西也這麼認為。如果他要用酒精來麻痺那些困擾他的記憶，那麼酒精就是他過渡時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邁克爾和阿爾塞。比起食物或生命本身，葡萄酒更能撫平他的罪惡感，哪怕只是短暫地安撫他的良心。

他呻吟著，踢開散落的垃圾，走向一扇佈滿污漬的窗戶。他揮手驅趕一群藍綠色的蒼蠅，透過沾滿污垢的玻璃，越過長滿秸稈的田野，看到商人的貨物最上面那堆，現在停在後方樹林附近。一個身影動了一下，布拉西發現那人正站在馬車上，高高地環顧四周，似乎在查看雜草叢生的場地。布拉西嘴角勾起一絲冷笑，壓低聲音，帶著幾分傲慢的語氣對商人說道：“哦，垂死之人，難道你感覺不到它的威力嗎？”

你每一次呼吸中都蘊藏著什麼？它無所不在。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如同腐朽的瘟疫般蔓延。死亡是不朽的，它是生命的本質，它將比我們所有人都活得更久。「他像個醉漢一樣咯咯地笑著，踉蹌著離開了窗邊。

布拉西盯著凌亂的地板，臉上的笑容漸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逐漸變得冷峻的表情。他眉頭緊鎖，下巴繃緊，唯一一隻完好的眼睛彷彿要穿透石板地面。這時，他才意識到周圍瀰漫著一股腐臭的氣味。也正是這時，他才注意到房間中央那幅頗具特色的景象——一張粗糙的大桌子和桌上的物品。這張桌子看起來像是一個使用頻繁的祭壇，成堆的髒布從桌面和桌邊傾瀉而下。血跡和其他體液污漬使布料變得僵硬，形狀不規則。在這些污漬中，一個結痂的木製洗臉盆靜靜地躺在那裡，彷彿在訴說著他曾如何竭力地洗去身上的發燒。蒼蠅在盆沿飛舞，布拉西抿著嘴唇，凝視著這粗陋的景象。

「不！」他一邊喊著，一邊撥開垃圾。“你永遠”
布拉西一把抓住桌子邊緣，用力一拽，桌子側翻，碗哐啷一聲摔在地上。成群的蒼蠅飛了起來，房間裡頓時響起一陣嗡嗡聲。“絕不！”
他向後一躍，瘋狂地在房間的牆壁和天花板上搜尋，似乎在尋找什麼特定的東西。布拉西張開雙臂，原地轉圈，對著整個房間又笑又叫：“看著我！我還在這裡！你們什麼也沒做！你們碰不到我！你們害怕我！你們永遠”

布拉西揮舞著雙手拍打蒼蠅，結果踩空跌進垃圾堆裡。他的頭重重地摔在地上，力道之大讓他頭暈目眩。

他像死人一樣一動不動地躺著，麥可的聲音在他腦海中揮之不去：“我”

「我要變成天使，長出翅膀，飛，飛得飛得飛快，這樣魔鬼就抓不到我了！」布拉西呻吟著睜開眼睛，發現一隻蒼蠅停在他擦破的指關節上，就在他臉旁邊。他躺在石板路上，看著那隻昆蟲摩擦著腿，它那雙碩大的猩紅色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他。然後，它飛了起來，在他眼前盤旋，邁克爾的聲音繼續在他腦海中響起：“就像……”

「弗朗索瓦叔叔，你看！像風一樣快嗎？看看我跑得多快？」蒼蠅短暫地落在布拉西的臉上，仔細觀察著從他鼻尖滴落的一滴新淚珠。

在蒼蠅嗡嗡的低語聲中，躺在曾經令人垂涎的布拉西莊園如今的廢墟裡，紅衣主教退隱到他意識的最深處，進入一個與時空完全隔絕的領域。一個陰鬱、厭惡和迷茫與扭曲的記憶和不安的夢境交織在一起的地方，呈現出一種外在怪誕、不自然的病態自滿、怪誕的憤世嫉俗，以及荒謬不協調的回憶和反思的怪誕混合物，這一切都源於一潭平靜的、令人作嘔的瘋狂之池。那裡沒有一絲尖銳的跡象。

那聲音如同木頭斷裂或玻璃破碎，連一絲砰砰、嘩當、撕裂或叮噠的聲響都沒有，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除了寂靜無聲，什麼也沒有；然而，就在這死一般的靜謐和超脫的純粹狀態中，布拉西的思緒卻開始遊離，哪怕只是細微的程度。

紅衣主教的神態驟然一變，他輕笑一聲，在地板上坐直身子。他捋了捋蓬鬆的頭髮，目光呆滯地掃視著房間的牆壁，眼神如同醉漢般游移不定。他點點頭，笑著說：「我明白了。」他站起身，拍了拍褲腿上的塵土。「的確如此，」他雙手叉腰，繼續對著牆壁說道，「你們奪走我的生命，是為了用最私密的失去來折磨我，為了保護我免受這世間瘟疫的侵襲，當所有人都屈服於它時，因為你們想讓我活著，好讓我給你們帶來漫長的悲痛，讓你們永遠以此為食。」他愆怒地揮了下來，讓自己揮了手。「滾開，哦，死亡和絕望，我還有一位真正的客人等著呢，哪怕只是短暫的停留。」

他整理了一下衣服，像任何一位端莊得體的貴賓一樣檢查了一下自己的儀容，然後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眉宇間揚起，下巴微微抬起，走出了城堡。

布拉西穿過高高的雜草，停在草叢中，朝商人喊話，示意他過來。「帶著你的馬車到城堡後門來！主人接受你的提議，用酒水和食物換取食宿和體面的葬禮！」

商人搖了搖頭。「我最好留在這裡，免得主人把瘟疫招到家裡！」布拉西看著他從車上下來，消失在甘蔗田裡，只剩下他的聲音指示著他的去向。他接著說：“如果主人願意，我可以待在這些樹下，等他的士兵卸貨！”

“他並不希望如此，”布拉西大聲說道，同時揮手示意他離開，並補充道，“無論是揮之不去的陰影，還是迫在眉睫的死亡之手，對他來說都不是當務之急。”

房子的主人，阿庫伊利爾，拉巴圖先生！」

除了蟋蟀的嘶鳴聲，田野上短暫地安靜了一會兒，然後商人問布拉西：“他也快死了嗎？”

「他不是。現在你帶著你的車過來，他才會滿足你的請求。」布拉西透過雜草叢，看到那人爬上車，朝他駛來。

“主人家裡有祭司嗎？”

「他會的，暫時會在這裡，他會照顧您的需求。」布拉西一邊說著，一邊朝城堡的方向示意他過去，然後返回了後門。

“你是那位神父嗎？”

布拉西回頭喊道，腳步絲毫未減。「正如你可能已經猜到的，我上午。這些日子，我似乎一直在思考祝聖、赦罪和臨終聖事。來吧！我有個空房間，很想喝點酒。」

商人將馬車停在入口旁，兩人開始卸貨，把貨物堆放在莊園的廚房區。當他們幾乎把所有食物都搬進屋後，商人從肩上取下一袋穀物，放在布拉西也堆放好的一袋穀物上面。商人靠在傾倒的桌子上，氣喘吁籲地抱怨道：「我沒想到卸貨也算是交易的一部分。」他環顧四周，看向通往屋內深處和樓上的入口。他嘆了口氣，擦了擦額頭的汗，質問布拉西：「主人的人呢？這太荒唐了；他們都睡著了嗎？我搬這些東西都快累死了，就為了養活他們。」他搖了搖頭，皺了皺眉。“這裡該怎麼處理？這臭氣熏天，這浪費，主人怎麼能允許”

商人掃了一眼滿是蒼蠅、污穢不堪的床單，然後轉向布拉西，打量著他。“死神曾經到過這裡。你是城堡裡唯一的倖存者，對嗎？”

布拉西走近他，靠在桌子上，搖了搖頭。他直視著商人，笑了笑。「死神已經離開了這裡。事實上，這裡也沒有士兵了；然而，大師就在這裡。」

「我沒聽到咳嗽聲或噴嚏聲。除了這些煩人的蒼蠅，沒有絲毫生命跡象，」他反駁道。

他抿了抿嘴，揮了揮手示意他不用理會。“你就是那位師傅？”
布拉西輕笑一聲。“至於我，我只能納悶自己為何如此顯赫又如此神秘。”他環顧四周，裝出一副疑神疑鬼的表情，低聲對商人說：“主人現在還在聽我們說話呢。”

那人眯起眼睛，環顧四周，然後提高音量，讓聲音傳遍整個房間：“多年來，我曾公開與君王及其臣民同行。”

「諸侯們。」他雙手叉腰，對著牆壁說道：“我是讓-巴蒂斯特·拉巴圖，東方進口商品的經紀人。”見無人回應，他便低聲問布拉西：“如果這位老闆真如你所說那麼顯赫，那他是不是有個我認識的名字？”他湊近問道：“他的頭銜是什麼？”

布拉西拍了拍那人的肩膀。「哦，人人都認識他。很快，你就能覲見他了。我想，就像他手下所有人一樣，他也真心期待著你的到來。好了，我們去喝點酒吧？」他催促那人起身，兩人走出了城堡。

紅衣主教繞著馬車走了一圈，仔細檢查酒桶上模糊的徽章，這時商人走了過來。「為什麼連他的頭銜都要如此隱秘，連耳語告訴我都做不到？」

布拉西聳了聳肩。“這已不是什麼秘密。大師有很多名字，但他的真名是……”
“死亡。”他把注意力轉回酒桶上，補充道，“一個相當普通卻又高貴的名字。你覺得呢？”

商人臉色蒼白，後退一步。“考慮到我的處境，我覺得牧師的措辭非常不得體。”

「我並無惡意，」布拉西說著，指了指樹下的兩座墳墓。「我同樣也無意冒犯他們。我只是看到了我無法迴避的景象。說實話，我真希望樹下什麼都沒有；然而，我看到的卻是墳墓。我多麼希望知道我的兄弟們是在伯大尼英勇犧牲，而不是在克雷西，然後發現他們死而復生；然而，我只能在夢中見到他們的外顏。我現在不得不到城市裡

「我也想歇歇我疲憊的雙腿，喝點酒；可是，我們現在卻身處烈日當空的午後，酒桶還放在馬車裡，還要招待我最痛恨的主人：死神。」布拉西哼了一聲，爬上了馬車。

拉巴圖特跟在他身後，問道：“你的兄弟們在樹下嗎？”

「不。死亡就在樹下。它無所不在。主人甚至也帶走了我。我也死了。」布拉西呻吟著，一邊輕輕地將木桶側放，一邊吩咐道。

商人正小心翼翼地搬運酒桶：「現在，我們得輕點兒，免得它跑了。」突然，馬兒猛地一震，車子晃動，商人摔倒在酒桶上。酒桶滾向車尾，布拉西趕緊爬過去扶住他，才沒讓它摔到地上。他按住酒桶，直到裡面的酒慢慢流出來。「我說要輕一點兒！你走路像頭牛！」他瞪了商人一眼，然後把頭靠在酒桶上，深吸了一口氣。「也許我剛才有點兒失態了。請原諒我，讓-巴蒂斯特。這只是我的……」

擔心的是，正如你所說，這是一款特別的葡萄酒。

商人擦了擦眼角的汗，爬到車廂後部，說道：“這是全法國最好的葡萄酒。”他停在布拉西身邊，露出一絲微笑，低聲說道：“我還親眼目睹了一件事。一位死去的牧師對這種特產葡萄酒有著強烈的渴望。我們能否滿足他的願望？”

布拉西點了點頭。

兩人搬運木桶，將兩塊木板靠在推車上卸下木桶。

拉巴圖特調整了一下其中一塊木板的音調，強忍住咳嗽。“你知道我身染瘟疫，但還不遠離我。看來上帝保佑了你，是嗎？”

布拉西站在那裡，搔了搔鬍子，沉思片刻，又瞥了一眼自己的手指，然後點了點頭。“看來確實如此。而且，正如我剛才親眼所見，一個小天使……”

「它落在了我的手上，把一切都告訴了我。」他靠在車廂後部，摳著指關節上的擦傷。

「這時我才明白，難題的答案並不難，反而很簡單。它們之所以看起來難，是因為它們……」

這並非我們預期答案的一部分。因此，我們的預期往往決定了我們會接受什麼樣的答案作為可信的答案。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呃，不，我沒有，」商人承認。「我只是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什麼你不像你周圍的人那樣快要死了呢？」

布拉西從推車旁走開，笑著伸出雙手做展示。

你看？連你自己都看不到問題的答案，因為你看不到過去。

你所期望看到的。

拉巴圖特皺起了眉頭。「我看得出來，要么你是在練習繞圈子說話，要么你根本不想回答我的問題，要么你有什麼心事。」

「啊！」布拉西喊道，手指指向空中。「你其實已經回答了自己的問題，儘管你拒絕接受這個答案。」

商人哼了一聲，靠在貨車上。「那麼，哪一部分才是真話？是你拒絕回答我嗎？」

「不，後半句才是事實。我的確出了點問題。」布拉西抿了抿嘴，皺了皺眉，然後繼續說：「你問我為什麼我沒有像其他人一樣死去，是因為你覺得我肯定會死。你難道看不出來你腦子裡只有我還活著這件事嗎？就像我告訴你的，我之所以沒死了，我看不出來你已經死了。」

死人不會再死——沒有第二次死亡。

拉巴圖特從車上站了起來。「你不是在開玩笑。你真的相信你所說的，對嗎？」

「看到了吧？答案其實不難。只是跟你預想的不一樣。」布拉西點點頭，眨了眨眼。

商人打發布拉西走，抹了抹額頭上滲出的汗珠，「天色已晚，我越來越虛弱，你也明顯需要喝點東西。我們得搬一桶酒，還得安排妥當的葬禮。走吧？」

兩人小心翼翼地將木桶搬進廚房，垂直放在房間最裡面的角落。商人俯身靠近木桶，氣喘吁籲。

布拉西靠在牆上，喘著氣。「需要宮廷侍從的時候，他們都去哪裡了？」

商人抬頭看著他。「哪些侍從？」

布拉西搖了搖頭，揉了揉肩膀。「不管有沒有侍從，我們都搬走了。我們需要它。」

「我們？你需要它。」

布拉西從牆邊退開，彎下腰，撩起褲腿，開始從他感覺像是酒桶的木刺上摳出一根，那木刺扎在他的膝蓋旁邊。他一邊摳著傷口一邊說：「不，我的朋友，死亡最痛苦的時刻是臨終之際，到那時，你就會乞求這酒了。」

商人皺起臉，挺直身子，仔細查看那條裸露的腿，腿上的皮膚又厚又坑，顏色也變得很深。

布拉西從膝蓋上拔出木刺，舔了舔拇指，擦掉了一小滴血。

他站起身，發現商人臉上露出厭惡的表情。「不過是一根木刺。我沒事的。」布拉西笑了。

「的確如此，」商人回答說，「而且比大多數人更甚。」

布拉西的笑容消失了。「你想說什麼？」

「我的意思是，你似乎要么是幸運的，要么是不幸的，因為你比我們其他人都要長壽。」

商人指著自己的腿說：「你給我看看這些燒傷，換作其他人早就死了。」

「瞧你現在，就在我身邊。瘟疫就在你身旁，卻更在意一根木刺，而不是死於非命。」商人點點頭，臉上浮現出疑慮。「看來你並非只在乎死亡。你究竟是誰？」

布拉西嘴角勾起一絲冷笑，挑了挑眉，裝出一副神秘的樣子。「或許我是受到了天使的眷顧？」說著，他拍了拍商人的肩膀，安慰道。

我扶著他上了樓。「只有上帝才知道什麼對我們大家最好。現在，我來安頓你。你會很舒服的。不像樓下那麼糟糕，

「樓上的臥室整潔乾淨。」他輕笑一聲。「總的來說，這地方簡直就像天堂和地獄的結合體。」商人試圖在樓梯上停下腳步，看看他，但布拉西卻推著他往上走去。「別擔心。正如我們約定的，我會照顧你，並確保你的葬禮像任何一位值得尊敬的神職人員一樣體面。現在，你只需休息。今晚，我們將美酒佳餚，歡聚一堂。」

時間流逝，布拉克安頓好即將離世的客人，邀請他住在阿爾塞樓上的臥室。商人趁機睡著了，布拉西則把馬車停在馬廄旁，照顧他新買的馬。他餵飽了馬，給它飲水，最後把它關進了最後一個馬廄。那裡曾經關著一匹逃走的野馬。幾個小時過去了，在燈光和星光的映照下，他回到了城堡。他點亮油燈，打開酒桶，用兩個高腳杯和一盆足以讓兩匹馬都醉倒的葡萄酒喚醒了睡意朦朧的客人。

布拉西把洗臉盆和酒杯放到床頭櫃上。「你下午睡了大半天了。感覺怎麼樣？」

那人緩緩地在床邊坐了下來。「彷彿被...踐踏過」

「簡直就是魔鬼本人，」他呻吟著。汗珠順著他的臉頰滾落。「我夢見我們...」我在挖我的墳墓。可是，我們把土弄丟了。我一直在找我的土。我的天哪。」布拉西看著他環顧房間，似乎還在尋找。然後他看到了洗臉盆和酒杯。「你碰了酒杯？」

「好的，我們開始吧？」布拉西熱情地招待客人，取回兩個空酒杯，並遞給客人一個。

「或許一會兒吧，」男人揉了揉喉嚨，用力吞了口唾沫，臉上的表情痛苦地扭曲著。布拉西把兩個酒杯放回洗臉盆旁，走到窗邊。他雙手背在身後，凝視著窗外的馬路。遠處幾支火把緩緩移動，在黑暗中飄蕩，彷彿一列懶散的火柱，訴說著蘭斯城持續不斷的大規模人口外流。

「你說你的名字叫拉巴圖特？」布拉西問。那人咳嗽了一聲，清了清喉嚨。「讓·拉巴圖。」

「我好像記得。」布拉西猛地轉過身，盯著商人的靴子。「你說你來自馬賽？」

“是的，馬賽。”

「告訴我，你是怎麼得到這瓶酒的？」布拉西一邊問，一邊朝洗臉盆點了點頭。

“

我來自阿維尼翁，但祖籍是馬賽。瘟疫剛爆發時，我就離開了馬賽。

「啊哈！」布拉西打了個響指。「你就是讓-巴蒂斯特·拉巴圖，那個阿維尼翁的商人，他的店鋪就在鐵匠鋪對面，沿著通往庫裡亞公墓的小路走下去，對吧？」

“我 是的。怎麼會 ”

布拉西咧嘴一笑，走近床邊，一邊揉著鬍子，彷彿在解開一個謎團。「而你那支忠實的馬車信使隊伍，則定期往返於馬賽港，在那裡，他們秘密地與熱那亞商船進行葡萄酒桶的交易。」

用於交換從卡法運往熱那亞的進口貨物。」

「我們以前見過嗎？」商人問。

「不過，請注意，這可不是普通的葡萄酒。」布拉西沒有理會他的問題，而是搖了搖手指著說：「這是最上等的水果釀造的，堪稱天賜佳釀。這些酒桶直接來自教皇陛下位於阿維尼翁的宮殿大酒窖。」布拉西輕笑了一聲。

「你怎麼知道的？」商人挪了挪身子，顯然感到越來越不安。

然而，紅衣主教繼續說道，語氣更加堅定：“我很好奇，熱那亞人在比較船隻時，怎麼會從未注意到其中的諸多差異呢？”

「他們卸下了多少東西？我還納悶，宮廷的帳房書記怎麼會沒發現那麼多酒桶不見了呢？」布拉西露出了滿意的笑容。“當然，除非船上的貨物，以及教皇的酒桶，一開始都沒有被記錄在案。”

「你根本不是牧師。你是誰？」商人怒視著他。

“我其實是一名紅雀隊員。”

「而我，是一匹飛馬！」那人啐了一口。

布拉西笑了。「搬運酒桶之前，我就認出了上面的標記。那正是我一直以來刻在酒桶側面，留給你們的信使取走的標記。我只標記當季最好的酒桶。」他點點頭。「看來我們曾經是可靠的合作夥伴。對我們雙方來說，這都是一筆有利可圖的交易，不是嗎？或許，多年之後我們終於能面對面見面也算是一種幸運，儘管是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實在令人遺憾。」

「閣下？讓-弗朗索瓦·布拉西樞機主教？」那人難以置信地問。

布拉西舉起雙手，掌心朝外。「我就是他。你們忠實的、曾經的葡萄酒供應商，現在再次為你們效勞。」

商人輕笑一聲。“看來你似乎知道我供詞的一部分。”

「甚至在我開口之前，」他搖了搖頭。「我常常想知道，這支紅雀隊把我換給他的那些外援都怎麼處理了。」

布拉西從附近的花瓶裡抽出一朵長莖紙花，挑了挑眉，回答道：「你應該知道，樞機主教團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組成的。有時候，你必須爭取其他人的忠誠支持，比如送禮物之類的。作為一名……」

「商人，我想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布拉西轉著花，嘴角露出一絲冷笑。她還朝他眨了眨眼。

商人輕笑一聲。「你也好不到哪裡去，你在這件事上也扮演了同樣的角色。」

「我從未如此宣稱過。然而，那些日子早已遠去，我們的事蹟也早已湮沒無聞。即便到了今天，無論是榮耀的教廷，還是威嚴的熱那亞貴族，都對任何不為人知的秘密視而不見。他們都習慣於過度放縱。」

「一切都是如此。」紅衣主教勉強一笑，用手指仔細端詳著花朵的紙質花瓣。「所有權力中心的冷漠和盲目，不正是如此嗎？」

布拉西聞了聞那朵殘破的花，拂去花瓣上的塵土。「看來我們兩個都遭遇了類似的厄運。你不再是我印象中的富商，我也不再是你記憶中那位精明的紅衣主教了。」他把花扔在地上，雙手背在身後，踮著腳尖搖晃著。「哦，不過你或許會覺得有點意思，你當年走私的熱那亞貨現在擺在陛下的宮殿裡，一個相當奇特的煎蛋三腳架。裡面裝著兩盞油燈，上面畫著藍色的龍。」

「我記得有一個裝置，蛋形窗，後來由陛下親自命名。我上次去馬賽的時候帶了三個。我的信使把它們收集起來，說它們價值連城。這也是他接受它們作為交易的唯一原因。商人把枕頭堆在床頭，撐起身子。「所以，這是送給國王的禮物嗎？」

布拉西走向邊桌。

“不完全是。更確切地說，是交流的一部分。”

“為了什麼？”

布拉西笑了。「好吧，如果你非要知道的話：為了確保軍隊的穩定。」

「一支軍隊？」那人審視地看了他一眼。「而我則是一匹烈焰般的駿馬。不過，你還是把一切都說出來吧。」

「如果我把事情的全都告訴你，你肯定不會相信我。」布拉西把兩個酒杯都浸入洗臉盆裡。「或許我們現在可以喝點酒了？」

他熱情款待了那位商人，商人接過杯子說：「是啊，或許能驅走發燒。如果上帝保佑，甚至能驅走死亡。」他舉杯向布拉西敬酒，然後一口氣喝了半杯。

「啊！」商人低吼一聲，酒順著鬍鬚流了下來。布拉西聞了聞自己酒杯裡的酒，抿了一口。「真苦，」布拉西咂了咂嘴抱怨道，“這酒在烈日下放多久了？”

「自從阿維尼翁之後，我聽到瘟疫蔓延到阿維尼翁的消息後，就匆匆趕往那裡。」

「裝車的時候，我忘了蓋桶蓋。」那人用袖子擦了擦嘴唇。

「太陽把它曬死了，」布拉西總結道。

商人強忍著杯中剩餘的酒，俯身靠近桌子，又給自己斟滿一杯。「唉，垂死之人喝酒可不是為了細細品味。」他一邊說著，一邊靠回枕頭上，再次向紅衣主教敬酒。

布拉西舉起酒杯，面無表情地喝光了杯中最後一點酒。「死人也一樣，」他呻吟道。他也把酒杯伸進洗臉盆裡重新斟滿。

「你不會真的做好赴死的準備吧？」商人笑著問他。他抬起頭，發現對方正用一種相當嚴肅的眼神看著他——那眼神十分真誠。

他的笑容消失了，那一刻，拉巴圖特或許看到了瘋狂的種子，這顆種子早已在他面前的牧師身上種下。商人移開視線，望著那扇漆黑的窗戶。然後他揚起眉毛，喃喃道：「好吧，我當然希望最終也能像你一樣死去；我承認。」他朝牧師的方向敬了杯酒，又喝了一杯。然後他再次將酒杯浸入酒碗中。他呻吟道：「我的病情加重了。」他擦了擦汗，深深地縮進枕頭裡，雙手捧著酒杯，臉上帶著微笑，或許就像一個渴望睡前故事的孩子。「那麼，告訴我你招募的這支軍隊，以及那些我根本不相信的事情。哦，還有你的腿傷，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布拉西轉身在房間裡踱步，經過床尾板，踩平了紙花。然而，他的目光卻透過地板，凝視著自己的過去。「嗯，我猜想現在這都不重要了。「這不是死人不能向垂死之人坦白的神聖秘密。」他踱步片刻，陷入沉思。

商人催促道：「那就快說吧！免得這垂死的商人還沒等死的紅衣主教坦白，自己也先死了！」布拉西猛地轉過身。兩人對視一眼，輕笑起來。

「很好，」布拉西說道，「這事最初發生在阿維尼翁。在紅城堡，我在那裡目睹了一場極其驚人的景象。」布拉西端著酒杯在房間裡踱步，目光緊緊盯著商人，講述著他與已故兄長的幽靈進行的私密對話。他不願為了……而謀殺一位同僚紅衣主教。

他從教廷那裡套取了驚人的秘密。他巧妙地欺騙，竊取了嚴密保管的、描述通往地獄之門運作方式的紙頁。他精湛的技藝

精心策劃了一場針對毫無戒心的教宗的陰謀，這使他獲得了庇護。國王的軍隊 他史無前例地圍攻了一座設防修道院，卻幾乎沒有傷亡。他釋放的惡魔將摧毀英格蘭的所有軍隊。最終，由於一位魯莽無恥的船長的輕率行為，他的計劃徹底失敗了。偶爾，商人會開口說話，但布拉西總能以同樣熱情洋溢、滔滔不絕的演講吸引他的注意力，就像他當年在樞機主教團擔任首席演說家時那樣。而布拉西始終不忘給他們兩個斟滿酒杯，直到他們把洗臉盆裡的酒全部喝光。

拉巴圖特思考了自己如今日益加劇的擔憂的根源，並找到了罪魁禍首。儘管微不足道，但他卻清晰地察覺到，紅衣主教的目光中閃爍著一種新的、不自然的光芒——一種他起初並未察覺的奇異光芒。布拉西似乎從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注視著他，一隻好的眼睛越過他的肩膀窺視，而另一隻壞的眼睛則直勾勾地盯著他的靈魂深處。他感覺到那隻白色的眼睛彷彿在窺視他的內心，而且似乎同時窺視著他身體的每個角落。

布拉西端著空洗臉盆短暫地離開了房間，隨即又端著一個裝飾華麗的三腳酒壺回來，壺裡盛滿了酒。他剛把酒壺放在邊桌上，商人就慌忙後退，警戒地躲開他。布拉西假裝沒注意到，因為他正全神貫注地給病人斟滿酒杯，仔細端詳著，彷彿這酒是精確計量的藥方。「再喝一點，應該能減輕你現在更明顯的病痛，」布拉西像個經驗豐富的醫生一樣自信地說。他把滿滿的酒杯遞給這位看似臥床不起的病人，臉上帶著哄騙的笑容。然而，商人只是盯著他看。「拿著杯子，」布拉西堅持道，「喝下去。用酒來麻痺你的痛苦。」然而，商人的目光卻在房間四處游移，似乎在尋找逃離的捷徑。在燭台昏暗的光芒下，布拉西看到汗珠順著男人的額頭滾落。「你發燒了。」

「振作起來，聽我的話。我命令你趁著還能端得住杯子的時候，趕緊喝下去。」布拉西俯身越過床沿。「喝！」他厲聲喝道，全然不顧客人腿上那圈不斷擴大的尿漬。

商人猛地將酒杯從手中拍落，酒液四濺。「離我遠一點 我再也不跟你們這種人喝酒了！」

「如你所願。」布拉西平靜地回答，一邊挺直身子，一邊擦掉衣服上濺到的酒漬。他轉過身，開始為自己斟酒。

「遺憾的是，我必須繼續和像我一樣的人喝酒；不久之後，你日漸衰弱的病情帶來的痛苦也會迫使你這樣做。」（註：原文疑似拼字錯誤，無法準確翻譯）

布拉西端起杯子，回到他自選的位置，站在窗邊，給那人足夠的空間平復心情。布拉西一邊啜飲著杯子，一邊用看似不敬的言語和一連串反常的自省和不祥的預言打發時間，這即便對最不虔誠的神職人員來說也顯得不合時宜，更何況是一位樞機主教。

布拉西低聲繼續說道，臉貼著窗玻璃，假裝透過漆黑的夜色，敏銳地觀察著絡繹不絕的瘟疫感染者：「瞧瞧他們，像一列屍體一樣行進著。他們都死了，全都死了。看看他們在絕望中掙扎的樣子；他們唯一的動力就是美好的回憶和揮之不去的白日夢。」他深深地嘆了口氣，回味著往事，然後拋出了一個頗為罕見的預言，既有預見，也有後見之明：回味著往事，然後拋出了一個頗為罕見的預言，既有預見，也有後見之明：「天亮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更多的人在路邊做著白日夢；他們臉上帶著滿足的微笑，赤裸著身體，蒼蠅在他們眼中飛舞。如果他們知道真相，就會停止假裝活著，徹底死去。看看……”

他們行走著——假裝活著。只有在死亡中，他們才能真正領悟自己的處境；他們是多麼愚蠢，竟然試圖在這個死亡早已融入其本質的世界裡苟活。最終，世間一切神聖之物都將不復存在。如果一切都像蒼蠅一樣消逝，那麼還有什麼比希望和夢想更能長久存在呢？

“我不相信你是牧師，”商人咕噥道，“你到底是誰？”

「我是誰？」布拉西輕笑一聲。「如果我告訴你事情的經過，你就會知道我是誰了。一切都始於一個很簡單的故事。」沉默片刻後，他清了清嗓子，說：「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看到一群精力充沛的螞蟻沿著一棵大樹的樹幹向上爬，儘管樹幹較高的樹枝剛剛被閃電擊中，燃起了熊熊大火。隨著蟻群向上攀爬，螞蟻們被燒得掉落在地。我把它們從樹皮上拂去，但更多的螞蟻卻追了上來。“在我那幼稚而愚蠢的營救行動中，一根掉落的樹枝砸斷了我的腿，差點要了我的命。那一刻真是令人難忘。”

「深入我的靈魂深處，甚至改變我的命運。從未來的騎士，到今天的主教。」他打了個響指。「從一群螞蟻，到一位樞機主教，你現在知道我是誰了。」布拉西轉身背對著窗外，面對著商人，準備張開雙臂，以謙遜而輝煌的姿態向他致敬。然而，他卻醉醺醺地踉蹌著撞到了邊桌。

花瓶摔在地上，他手中的酒杯也掉在了地上，他向後倒去，摔得粉碎。他盯著窗玻璃，然後扶住窗台穩住身子。他的目光落在腳邊，破碎的花瓶碎片散落在殘破的紙花叢中。

「螞蟻死了 哼 蒼蠅在飛 哼。」商人坐在床邊，一邊穿上靴子，一邊嘲諷地呻吟著。

「你不需要穿鞋，」布拉西說著，踉蹌地朝他走來。“你得休息。你在幹什麼？”

「站住！」商人用手指著他，厲聲說道，“離遠點！”

布拉西突然停下腳步。“為什麼要重新穿衣服？”

那人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從汗濕凌亂的頭髮下，他仍然……

他怒目而視地盯著布拉西，咆哮道：“為了糾正錯誤。我必須離開這座罪惡的莊園以及這個自封的、褻瀆神靈的傢伙，他竟然自詡為德高望重的布拉西樞機主教！”

布拉西打量著那隻裝飾華麗的彩繪瓷壺，壺身閃閃發光，繪滿了細小的藍色花朵，裡面盛滿了未開封的葡萄酒。他問道：“那麼，我們的約定又將如何呢？”

男人因病情惡化而疼痛難忍，他痛苦地皺起眉頭。他把頭髮往後捋了捋，他直視著紅衣主教。「我的貨物、我的馬車、我的坐騎 所有的一切都歸你。我只需要自己去我要去的地方。」

布拉西現在把這個人當成了陌生人 和他不久前遇到的那個商人截然不同。這人渾身青腫，像是被人反覆毆打過；在燭光的映照下，他那張怪異的臉上泛著一層薄薄的汗珠。他的頭顱完全像猿猴的頭，臉部凹陷得十分怪異。

“看看你，”布拉西帶著一絲厭惡的語氣驚呼道，“你說話的時候就已經死了！”沒有其他地方可以避難了。好好休息吧！

商人點點頭，踉蹌著走向門口。「放心，我一定會平安無事，遠離邪惡。」他走出房間，小心翼翼地走下敞開的樓梯，扶著牆石穩住腳步。

布拉西跟在他身後，堅持要他回房間睡覺。然而，商人對布拉西的懇求置之不理，反而繼續往下走，每走一步都帶著嘲諷：“死神就是我家的主人！我活著，卻又像死了！我密謀反對教皇和教會！我殺害了紅衣主教、修道院長和修士！我打開了地獄之門！讓我們去戲弄他們眼裡的蒼蠅吧！”

「我沒說過那樣的話！」布拉西回答。他下巴抵著胸口，努力回憶著自己模糊的記憶，難以置信地問道：「我說過那樣的話嗎？」他停在樓梯上，把滿滿的酒杯晃到身旁，笨拙地把酒濺到了衣服上。「我們

「也許會玩弄蒼蠅？」他把沉重的頭靠在牆上，輕哼了一聲。

「或許是酒勁兒上頭，我失言了。請原諒，我得注意自己的言辭。」說完，他追上那徑直往前走的商人，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不行！我什麼也不說了。走吧，你必須回房間去！」

商人掙脫了布拉西的攙扶，離開樓梯，徑直穿過廚房，扶著石砌壁爐站穩。他四處尋找自己的物品，發現它們堆得高高的，幾乎佔據了整個房間。

對面，一盞燃燒的油燈放在他的酒桶上，搖曳的燭光將雜亂的空間映襯得詭異起來。他盯著漂浮在地板上的影子，用間接的指責斥責布拉西：“而你的腿現在卻痊癒了，要知道大多數人都會死於……”

這樣的傷勢。怎麼會這樣呢？除非——啊，是的——因為上帝眷顧你！

那人踉蹌倒地，慌忙地在陰影中爬行，穿過無數曲折蜿蜒的通道，在他自己用貨物搭建的迷宮裡艱難前行。黑暗吞噬了他，只留下他呼喊的聲音：“聖丹尼斯，掩護我！掩護我！”

布拉西朝著商人的聲音喊道：「他要保護你免受誰或什麼的侵害？振作起來！瘟疫讓你病得很重。」布拉西踉蹌著後退。

他晃了晃酒杯。「回來，我說！」陰影籠罩著大地，各種色調交織在一起，發出陣陣轟鳴，鍋碗瓢盆叮噠作響，玻璃和瓷器摔碎在石板上。“我看到你了！振作起來！”

你瘋了！

那人從黑暗的角落躍出，揮舞著鐵鍬猛地轉身，鏟刃幾乎擦著布拉西的臉頰而過。鐵鍬微弱的光澤讓布拉西抬起了頭。

雙手 還有他的酒杯。商人將工具抵在牧師的臉上，一副鐵腕姿態。“今晚我來挖你的墳墓好嗎？”

“不必了，”布拉西退讓了一步，回答道，“我難道不按你的意願為你準備一份嗎？”

「不必了！離我遠一點！」商人怒道。

布拉西眨了眨眼，後退了幾步，然後擦掉了商人腳下的唾沫。

他看著他的眼睛。“如您所願，拉巴圖主教。我對您並無惡意。”

「你這假扮牧師的，竟然與魔鬼勾結！」商人咆哮著，用刀刺向布拉西，將他進一步擊退，撞倒在散落的瓦礫堆中。

地板上的雜物。

布拉西踉蹌著越過雜物堆，卻總算沒讓酒杯裡的酒灑出來。商人慌忙逃離轉角，邁著高抬腿穿過瓦礫，一邊抱怨一邊匆匆忙忙地朝城堡後門跑去。「全都給我留著吧，灑出來的香料、斷掉的勺子、還有每一滴苦酒！不過，這破鏟子是我的！」他咆哮著，高高地揮舞著鏟子。他回頭瞥了一眼，那雙狂暴的眼睛裡的血絲彷彿比路燈還要耀眼。

“哦，的確如此！”布拉西同意了那位惱怒的商人的說法；“它是你的了，如你所願！拿去吧。”

那人轉過身，僵立在原地。兩人對視良久，足以讓他們感受到夏日黃昏時蟋蟀單調的鳴叫，以及屋內令人窒息的悶熱和揮之不去的惡臭。

布拉西深吸一口氣，打破了沉默：「那麼，你打算怎麼處置這把鏟子？」他偷喝了一口酒，目光在鏟刃和…之間來回游移。

男子因疾病導致的瘋狂眼神令人膽寒。

商人終於發出了一聲焦躁的輕笑。「不，主教大人，你根本不是什麼神職人員。一條溺水的狗都比你為他準備的墳墓更有上天堂的希望！在我看來，你不過是最邪惡的魔鬼，用虔誠的外表掩蓋你那張陰險的嘴臉，卻永遠肆無忌憚地散播你的邪惡。」

「我就是我所說的那個人，」布拉西說。「我就是之前協助過你的那位紅衣主教。」他指著木桶說：“這桶酒就來自大酒窖。”

「教皇宮，我曾是其的唯一管理者。」說著，他舉起酒杯，彷彿要向商人敬酒。「即便這葡萄苦澀，我也能從它的味道中辨認出來；它絕非尋常品種。而且，我自認是上帝和法國的僕人；儘管在那些飽受折磨的人，或者正如你所說的，溺水的狗眼中，我或許顯得有些不祥。即便如此，我的承諾依然有效。我會以你期望從任何一位經驗豐富的牧師那裡得到的敬意。即便如此，我的承諾依然有效。我會以你期望從任何一位經驗豐富的牧師那裡得到的敬意。」

商人環顧了一下散落的貨物，似乎在考慮這筆交易，彷彿是第一次聽到似的。他猛地將注意力轉回布拉西身上，遞上了鏟子。

威脅道：“然後呢？”

透過一道穿透陰影、灑落在地板上的微弱光線，布拉西察覺到了什麼。

散落的糧食中，有一尊小馬雕像——瓷質小馬的碎片散落在石板路上，顯然是被踩踏過的。一匹小馬的頭顱，顏色蒼白，躺在商人靴子的後跟旁。布拉西也像商人一樣轉過身，環顧著同樣雜亂的環境，似乎在重新審視眼前的一切，努力理解他所看到的景象。

一種獨特而又看似神秘的狀態，充滿了循環往復和諷刺性的指涉。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轉變。他沉思著，想起之前發生的事，現在已經破碎的瓷器玩具是他送給姪子的禮物。這些物品是他透過秘密交易從熱那亞船隻上走私貨物獲得的，很可能就來自眼前這位商人。同樣，那桶如今已變得苦澀的葡萄酒無疑也來自這位商人過去與他的間接交易。當時，布拉西經常從教皇宮的酒窖裡走私酒桶，換取稀有進口商品，然後用這些商品進行學院式的物物交換和政治賄賂。這些稀有進口商品恰恰就是那件破碎的遠東瓷器小雕像。

「然後呢？接下來呢？快說！」商人吼道，眯起眼睛，彷彿要逼布拉西說出故意隱藏的、與魔鬼勾結的契約細節。

布拉西對這人審問般的炫耀只是報以疲憊的微笑和沈穩的語氣，最終回答道：“而且我將用那些其他的詞語為你效力。”

畢竟，如果我不換個方式祈禱，你們又如何能找到天堂呢？

「用魔鬼的言語和邪惡的語言？啊！果然不出我所料！」商人喊道，同時把鏟子朝紅衣主教猛地一推。然而布拉西卻紋絲不動地站在那裡，目光空洞地盯著那匹斷馬，沉浸在對一個年輕男孩的回憶中。他曾經飛得比任何天使都快，或許正是因為他那驚人的速度，一陣和煦的風注意到了他，把他吹走了。

男孩所知道的一切都表明，這是一個被邪惡、不敬神的「瘟疫」撕裂的世界。

布拉西咬了咬嘴唇，冷漠地點了點頭。「唉，我不得不堅持你現在必須離開這座莊園及其土地。你可以帶走你手中的工具以及任何你能攜帶的東西；但是，馬匹和教皇陛下的酒桶，作為聖座的什一稅和動產，必須留在這裡。」

「我不需要坐騎！而且你可能會把自己淹死在酒裡。饒了我們吧，別再讓我們承受你這卑鄙無恥之徒的痛苦了！」那人咆哮道。

布拉西倒吸一口涼氣，高挑起眉毛。“就此告別吧，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出路，是嗎？”

「好吧，我這就去，」商人咕噥著，放下鐵鍬。他背對著門，從背後打開了門。一陣涼風吹進房間，帶來淡淡的雨香。遠處傳來蟋蟀的鳴叫。「我得先挖好墳墓，然後…」

有辦法。而且別想跟蹤我。「夜空中一道閃光，布拉西只看到他的一個輪廓。

布拉西向商人保證：“別擔心，拉巴圖特主教。我已經接受了現實。”

「留在這裡，被我自己的瑣事淹沒吧。」他傾斜酒杯，打量著杯中空空如也的液體。“甚至想淹死在裡面。”

他看著商人從臉上撥開幾縷汗濕的頭髮，把鏟子扛在肩上，走進夜色中。布拉西小心翼翼地跟在他身後走到門口，然後無精打采地倚在門框上。他晃了晃酒杯，漫不經心地朝即將離去的客人舉杯致意，喝的時候不禁皺起了眉頭。

他嚥下最後幾口摻了毒的酒，雷聲隆隆，他嘆了口氣。

顯然，商人看到了他的舉動。他朝布拉西喊道：“Oui! Salut, Diable!” 布拉西重新回到城堡，鎖好後門，腦子裡除了滿滿一盆洗臉盆和一張空床之外，什麼也不想，他打算永遠享用這兩樣東西。

城堡外，垂死之人踉蹌地穿過越來越高的雜草，拂去斷裂的蜘蛛網、破爛的繭和帶刺的荊棘，同時向上帝、耶穌、聖克斯托弗以及所有可能聆聽他祈求指引的殉道者祈禱。他背對著道路，將目光投向莊園後方，踏上了一段自我認定的旅程，跌跌撞撞地走向一片未受侵擾的森林的黑色地平線。對他而言，死亡如今已成為一件私事，除了上帝之外，不願與任何人分享。不幸的是，只有閃電照亮了他的前路，曾經的星光如今已被逼近的暴風雨的雲層遮蔽。在陰沉的天空下，一道天光閃過，顯露出一雙高筒、做工精良、雙線縫製的綠色靴子，靴筒上有流蘇和金屬扣，所有這些都被一片茂盛的黑色水草所掩蓋。

最後被淹沒了。

這是布拉西樞機主教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有幸與曾經傑出的商人讓-巴蒂斯特·拉巴圖進行一次或許早已應該進行的面對面交流；他是法國有史以來最好的遠東進口商品和精選葡萄酒的頂級經紀人。

~*~

死亡與毀滅充斥一切。這股漆黑的瘟疫蔓延至法國的每個城鎮，以其毀滅性和無情的肆虐，扼殺了人們的團結。卑微的農民如同暴徒般湧動，將整個村莊夷為平地，同時他們也抱著一種荒謬的信念：只要他們膽敢將法國的每個城市都焚毀殆盡，邪惡就無法在法國得逞。然而，這股瘟疫如同野火般在這些暴民中蔓延，將他們染成了漆黑一片。

他們焚毀的建築物的灰燼。

為了找出大瘟疫的起因和運作方式，1348年10月，國王腓力召集了巴黎大學的傑出學者。

於是，由各學科專家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召開會議，在秘密的儀式中進行審議，並將他們的研究成果呈遞給菲利普，這份文件名為《巴黎會議論》。該委員會列舉了瘟疫的幾種可能成因，包括行星排列、地震釋放的地下蒸汽，以及腐爛沼澤中隨潮濕風傳播的有毒顆粒。然而，這些論述只是一系列推測，並未揭示瘟疫的真正原因或治療方法。儘管魔鬼並未出現在這份文件的細節之中

即使邪惡也未出現在其列舉的病因之中，但這份嚴謹的論述，對於解釋這種看似突如其來、令人費解的瘟疫的出現，仍然是一次值得稱讚的嘗試。此前，近千萬歐洲人沉浸於死亡之中，無暇顧及瘟疫的成因。畢竟，最終，死者仍然是死者，至少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如此。

黑死病如同熊熊烈火，灼燒著歐洲的土地，摧殘著人類，人類在這場烈焰風暴中不過是一棵幼苗。如同燃燒的手臂，這魔鬼般的疾病不斷蔓延，向內陸延伸，向北、向西吞噬著未受污染的土地，最終扼住了整個歐洲大陸的咽喉。一個個國家，從東到西，如同燃燒的地圖般捲曲著消失。

西班牙爆發了瘟疫，大部分城市都暴露了一個相當新穎的概念之下——沒有泥土的墓地。在酷暑難耐的乾旱中，瘟疫席捲了城鎮，居民們分不清身上的汗水是季節的酷熱還是突發的高燒。大多數居民或許會把汗水歸咎於白天的酷熱，但有一半人卻無法輕易將腋下新冒出的黑色汗珠僅僅當作汗水或蒸氣。事實上，瘟疫來得迅速而無差別；健康的人入睡後，卻在日出時分就僵硬地躺在地上。在西班牙持續的乾旱和酷熱中，清涼潔淨的水如同液體的銀子般珍貴。不幸的是，許多公共水井都被腐爛的鄰居遺骸污染了。有人指責猶太人玷污了水源；也有人指責穆斯林；然而，奇怪的是，當這樣一場末日浩劫降臨基督教世界時，只有極少數人將其歸咎於魔鬼。儘管如此，對於那些虛弱到無法逃離家園、甚至膽敢嘗試從井裡喝一口水的年邁居民來說，他們的選擇就像他們渴望的水一樣清晰——要么沉溺於疾病，要么忍受脫水的煎熬。即便如此，在絕望和無助中，他們還是喝了水。

從杯中取出聖水，虔誠祈禱，然後與鄰居們一起長眠於城市裡沒有泥土的墓地。

其他地方，英國的城鎮鄉村也像西班牙一樣遭受重創。即使港口實施了嚴格的管制，瘟疫仍然像夜賊一樣悄無聲息地蔓延開來。

瘟疫沿著水道蔓延，悄悄繞過倫敦和布斯託的港口。一旦登陸，瘟疫便迅速爆發。醫生、牧師和政客紛紛自盡，如同潰爛的旅鼠一般，半數城市居民也步其後塵。1349年夏天，瘟疫北上，肆虐英格蘭鄉村，一路橫掃擁擠的諾奇和切斯特等城市，最後抵達愛爾蘭的韋克斯福德。到同年晚些時候，黑死病已蔓延至該地區所有最北端的城市，包括蘇格蘭的愛丁堡。

玫瑰色的淋巴結周圍出現黑色的環狀物，儘管口袋裡裝滿了鮮花來驅散腐爛，但超過三分之一的歐洲人打了個噴嚏就倒地身亡了。

時間如同垂死之人的眼睛般緩緩流逝，日子如同死亡的喘息般一天天過去。為了尋找食物，男男女女都避開城鎮。

他們沒有選擇開墾農田，而是搜尋廢棄的田野，在人跡罕至的森林裡狩獵，並在山澗溪流中搜尋，拼命地想要收集足夠的食物來度過寒冬。家家戶戶都躲在門後，在門外塗上紅色，用沉重的石頭將門牢牢鎖住；農具靠在相鄰的牆上，隨時準備作為武器。當寒冬最終來臨時，法國中部許多居民過於關注門，認為門可能是敵人的入口，卻忽略了天花板的堅固。

修道院的蓋特斯通惡魔最終未能抵達布拉西樞機主教預定的目的地——法國城市加萊及其英軍佔領區。相反，這些飛行的奇美拉雕像完全受惡魔附身的黑暗力量驅使，在法國的夜空中游盪，隨著同樣蔓延開來的灼熱迷霧向外擴散，最終抵達穆拉特村的邊緣，它們砸穿茅草屋頂，帶來毀滅性的破壞。

那場摧毀穆拉特村的災難的嚴重性，只有極少數冥界惡魔才能真正理解和體會；這些惡魔是塔爾塔羅斯險惡領域中經驗豐富、年長的惡魔，他們擔任著冥王哈迪斯宮殿的監工。的確，他們被賦予了極大的權力，可以策劃地獄中許多難以啟齒的酷刑。這些惡魔附身於早已消亡的大教堂中怪誕雕像之上。

只是路西法厄爾墮落軍團的精神造物。這些石像並非由它們曾經的血肉之軀所驅動。它們很容易被比作…

只不過是些“飛石”，裡面棲息著惡魔的亡靈，它們將邪惡的靈魂拋入那部分受損的門石傳送門，而它們的真身仍被囚禁在地獄，因為組成大封印的三塊門石中，只有兩塊被“解鎖”。簡而言之，只要坎切洛修道院的門石保持關閉狀態，無論大封印變得多么虛弱，它仍然發揮作用。

神聖的旨意和既定目標；這些冥界惡魔只能以無形的附身靈、幽靈、藍魔、夢魘、魅魔以及其他邪惡生物的形態騷擾世人。所有被投入地獄的夢魘和魅魔，數量眾多，中，路西法爾以魅魔女王的身分統治著世界，她是主要的折磨者和精神淫亂者，將她的形象和邪惡的慾望投射到沉睡且毫無防備的人類身上，並在她邪惡的足跡中留下無數由埃爾約和埃利烏德驅喚的血肉之軀召喚自己的血肉之軀召喚世界各處。她幾乎沒有母性的意願來保護他們——相反，就像拉撒路一樣，任由他們自生自滅。

要嘛自我毀滅，要嘛被不可避免的黎明曙光所吞噬。

然而，地獄的怒火並未平息。又一個煉獄般的年份裡，瘟疫如同縹緲的帷幕，籠罩著法國中部。在它漫長而黑暗的歲月裡，修道院瀰漫的濃霧和遊蕩的石雕怪獸，以及它們的存在，都預示著一場愈演愈烈的災禍和破壞。到了1350年末，維克-蘇爾-塞雷和聖弗盧爾村的每一位居民都目睹瞭如同烏鴉般盤旋在夜空中的奇美拉般的惡魔的恐怖景象。村民們尖叫著四散奔逃；然而，人們原本以為至少會在一位受害者的臉上留下恐懼的痕跡，但奇怪的是，所有死者的臉上都沒有，沒有一個人的頭顱沒有一個頭骨與其他散落的遺骸分開。這些大規模的肢解事件幾乎無人提及，即便沒有親眼目睹，也是因為村民們對死亡的漠不關心。畢竟，每個城市、城鎮和村莊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衰敗，而順風飄來的惡臭只不過是在警告一個逃離瘟疫的移民選擇一條人跡罕至的道路，避開所有……的源頭。

難聞的氣味。

然而，血肉衣物依然從白骨上脫落，標誌著地獄最精妙的陰謀之一正在消逝。這場大瘟疫，原本不過是一隻鳥——一隻被魔鬼復活的中國鴿子——卻摧毀了大部分人類。它來得猝不及防，去得也如同消逝的風中飄落的灰燼。如同揮舞過猛的利劍或肆意施放的邪惡咒語，瘟疫的死亡之災席捲了歐洲的每一條生命線，最終又回到了歐洲的中心地帶。

中國。當所有錢幣都從死者的眼中被收集起來。當冥河的最後一絲漣漪也歸於平靜，瘟疫已將兩千四百萬歐洲男女老幼化為塵土。在中國，三千五百萬靈魂消失。印度和非洲大陸上數以百萬計的人被奪去了生命；他們都成了路西法黑蘋果收割的犧牲品。然而，枯燥的數字並不總是能像……那樣充分地觸動人心，讓人去比較如此巨大的死亡和歷史規模。

如果換個角度來看——假設所有歐洲死者都疊放在同一個墓穴裡，墓穴的深度將超過三千六百英尺。更甚者，如果所有中國死者都合葬於此，墓穴的深度將深入地殼近五千三百英尺。

對人類而言，這場大瘟疫比六尺深淵還要深，比無底的恐懼還要深不可測，它直抵地獄，而地獄正是瘟疫最初誕生的地方。根據統計，當時半個已知世界都因此而毀滅，起因是一位道士和他俘獲的飛龍寺怪人，這座寺廟位於中國中部三峽，他們膽敢打開通往深淵的三重封印中的第一道。這一切都發生在歷史的黑暗篇章中，正如不幸之事總是如此。

【第十二章完】



這部文學作品是創作出來的 d完全致力於

愛倫坡 (18091849)

願他的精神永存我們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